

唐五十家詩集

明銅活字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509119

唐五十家詩集

明銅活字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馆藏



淮陰師範圖書館 1509119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五十家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25-6490-3

I. ①唐… II. ①上… III. ①唐詩—選集 IV. ①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107042 號

ISBN 978-7-5325-6490-3



9 787532 564903 >

唐五十家詩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44 插頁 4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000

ISBN 978-7-5325-6490-3

I · 2576

定價: 180 圓

如發現印製質量問題, 請向印刷廠調換

前言

我國的活字印刷術，有着源遠流長的悠久歷史。從現存材料看，早在北宋初年的慶曆（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八）年間，就已經發明了用膠泥燒成活字用來印刷書籍的記載^①，它比歐洲最早用活字印刷《聖經》的谷騰堡提早了四百年。可惜這種用泥活字印刷的書籍沒有被保存下來。

到了元代初年，東平人王禎又發明了木活字，並且還設計製造了排字用的轉輪字盤架。他在施德任上時，曾用自己製造的木活字花一個月時間印刷過一百部有六萬多字的當地的縣志——《旌德縣志》。可惜這部縣志也沒有流傳下來。但從《農書》後面附載的《造活字印書法》一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王禎造木活字印書的情況。同時從這篇文章中，我們知道當時除木活字印刷外，還有用燒熟瓦字和鑄錫字這兩種活字印刷的方法。在王禎以後二十多年的至治二年（公元一三二二年），馬稱德曾在浙江奉化雕刻了十萬個木活字，印刷了《大學衍義》等書。由於這些早期的活字，本書籍都沒有保存下來，因此很難對當時活字印刷的情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到明代，活字印刷術進一步受到社會的重視，除江浙一帶的無錫、常州、蘇州、南京、杭州等地外，福建的福州、建甌、建陽，以及四川、雲南等地區也都用活字來印刷書籍。在製造活字的材料方面，除使用木、鉛、錫以外，還使用了大量的銅，從而使銅活字印刷的書籍在明代活字版書籍中佔了極為重要的地位。

此五十種唐人詩集，為銅活字印本，因無印行者姓氏及印書牌記等有關材料，故歷來各藏書家多以「明活字本」著錄，而不詳其印行年代，甚至竟有認其為宋時印本者。如鄧邦述在其《寒廬山房叢書存

善本竟目》卷二《曹子建集》條下說：「京師書友譚篤生得唐人小集多種，余云是宋活字本，其字體與此極相彷彿。沈叔亦得多種，竟定為宋刻。」而葉德輝在其《郇園讀書志》卷七《韋蘇州集》下則認定該本為「北宋膠泥活字印本」。^③《中國版刻圖錄》則根據其字體紙墨，疑其為弘治、正德年間蘇州地區印本。

此五十家詩集版式一律，錢黑口，單魚尾，魚尾下為集名、卷、頁，左右雙邊。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版式寬疏，清朗悅目。所收均為初、盛、中唐詩集，無晚唐人作品。作品收詩、賦、兩部，先賦後詩，詩歌全部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絕、六絕、七絕等詩體排列。全書雖無印行序跋及印行牌記，但可肯定是一部出於一手的大型唐人詩集叢書。對此書印行年代，根據其本身所具特點，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明人刻書版式，弘治以前喜用大黑口，雙魚尾或三魚尾，四周雙邊。正德以後，此一風氣逐漸有所改變，大都喜用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的格式。此詩集與此格式接近，而在當時活字本中，其字體、行款等版式與此集最為近似的是《小字錄》和《曹子建集》。

活字本《小字錄》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黃丕烈得此書初印本，於重付裝潢時檢出覆背紙弘治十五年都穆（吳郡人）撰《陰何詩跋》文一葉，云「友人孫鳳用活字板印之，由此可證此《小字錄》當為弘治十五年以後印本。明銅活字本《曹子建集》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中國版刻圖錄》據正德五年舒貞刻《陳思王集》四澗序，疑此書為長洲徐氏印本。舒貞過長洲時，尚能得此書百餘部，則其印行年代當上距正德五年不遠。據此可知，在弘治末年、正德初年間，此種字體、版式已在活字版書籍中有所出現。

二、明人刊刻唐人詩文集，或化前刊本現所見者數量不多，弘治以後，數量稍多，但大都為另本單行，尚未見有大量刊刻叢輯、為叢書者。正德以後，不但單刻本大為增加，且有彙刻為叢書者，如正德八年鮑松輯本

《李杜全集》正德十四年吳門陸氏刊本《唐五家詩》等。僅劉成德一人，於正德十年至十三年前後這一段時間內，就曾刊刻過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李嶠、李嘉佑、皇甫冉、皇甫曾、韓翃、平、郎士元、耿湓、王建、張籍，以及《白氏諷諫》等十多家唐人詩集。可見刊刻唐人詩集已為時人所重視。嘉靖以後，零刻唐人詩集的風氣大為盛行，如嘉靖九年朱警輯刻《唐百家詩》，三十一年張遜業輯刻《唐十二家詩》，三十三年黃貫曾輯刻《唐詩二十六家》，此外又有蔣孝輯刻《唐十二家唐詩》、無名氏輯刻《唐人小集》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家所刊叢書（包括劉成德所刻各唐人集）除《唐百家詩》收錄晚唐人詩集外，其餘各家所收均為中唐以前詩人作品，而將晚唐詩人排斥在外。這種現象之出現，似與當時文壇風氣有直接聯繫。明成化以前，文壇佔統治地位的是由統治階級上層人物領導的內容以歌功頌德為主，形式雍容典嚴的所謂「臺閣體」的作品。弘治年間，由李夢陽、何景明等為代表的「前七子」起來反對這種文風，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口號。他們積極鼓吹，相互號召，形成了一個創作流派，並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其時間已經到了正德年間。

三、從編排形式看，弘治以前唐人詩文集詩歌分類大都以詩、雜詩、雜著（詩）等標目，如成化刊本《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弘治刊本《陳伯玉文集》、正德重刊弘治本《歐陽行周文集》等等。間亦有以詩體分類者，如成化刊本《唐南里先生文集》分為五言古詩（附七言古詩）、五言八句詩、五言絕句詩、七言八句詩、七言絕句詩、雜體詩數類，其所用名稱與排列次序亦與正德年間為多數唐人詩集所採用的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為排列次序的有所不同。綜合上述情況，再從五十家唐人詩集的規模、內容、編排形式等各方面加以考察，這部大型叢書的

產生年代似不應早於弘治以前，而可能印行於稍後的正德年間，而從明代銅活字印刷的整個發展情況來看，當時最發達的地區是現在江蘇南部的無錫、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從此書採用的字體、版式等各種特徵來看，它產生於上到這一帶地區是完全可能的。

對明代銅活字本的評價，歷代藏書家對之毀譽不一。非之者以為活字版書「易行而速售」，而又校對不善，因之遺文脫字，「謬誤不可枚舉」，甚至「前後錯雜，至不可句讀」；黃丕烈則認為「古書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銅板活字，蓋所據皆舊本，刻示在先也」；楊紹和亦以為「明刊各書，以銅活字本為最善」；葉德輝則認為「活字排印，固不能如刻印之多，而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蟲鼠之傷殘，兵燹之銷燬，愈久而愈稀，此藏書家所以比之如宋槧名鈔，爭相寶尚，固不僅以其源出天水舊槧，可以奴視元明諸刻也」。他們所著眼的最主要一點，是這些銅活字本不僅流傳至今四五百年，愈久而愈稀，而且所據皆舊本，源出天水舊槧。

關於此銅活字本唐人詩集與宋本之間的關係，丁丙在《善本書室藏書志》中曾有所論述。他在《李峤集》下指出，此本「前賦後詩，與嘉靖間徐獻忠所刊唐詩百家次第一式，當從宋本出」。在《張說之集》下也說：「此本一卷，前有賦五篇，後分體詩共三百首，與文集前編詩四卷首數無大出入，當從宋時華利詩本重刻。由于此五十家唐人詩集全部經過編印者重新分類編排，除《張說之集》、《杜審言集》、《孟浩然集》、《王摩詰集》、《儲光羲集》、《岑嘉州集》、《韋蘇州集》等少數藏家保留原書部份序傳外，均無其他刻書序跋等材料可資稽考，從而對探索其版本源流帶來了一定困難。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下面各個方面找到一些有關的線索。

一、收錄首數。如《常建集》、《錢謙益集》、《宋臨安本《常建詩集》三卷，收詩五十七首，楊紹和海源閣亦藏宋刊《常建詩集》，上卷收詩三十七首，下卷收詩二十首，與此本同。汲古閣本分為三卷，惟多出《吳放宮》

七絕一首，則係從《萬首唐人絕句》中輯入者，《全唐詩》本與此同。此活字本無《吳放宮》一首，除存進行分體時以《張公子行》為五七雜言（一首分入下卷之七古外，其上卷收五古三十六首（如將《張公子行》分入五古，則上卷為三十七首），下卷收七古三首、五律七首、七絕十一首，共五十七首，與宗本全合。以活字本與《全唐詩》本相較，其異文又多與宗本合，由此可見此活字本與宗本的關係。又如《杜審言集》，此本前有乾道庚寅校萬里序，云：「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振，得其詩四十三首。」《鄒魯讀書志》亦言其「集有詩四十餘篇」。楊紹和海源閣曾藏宗本《杜審言詩集》一卷，共詩四十三首。此活字本所收正合此四十三首之數。此外，如《李嘉祐集》，《善本書室藏書志》云：「東山席氏得影宋本《李閣集》於吳郡柳僉家，刊《百家唐詩》……此活字本分體分卷，然詩則一篇不闕，仍《李閣集》也。又如《盧照鄰集》，《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宋刻有二卷本，載賦、詩及五悲，惟無樂府九章與騷序，對問書讀碑十七篇。」此活字本收錄情況亦與丁氏所言合。

二、文字內容。如《韋蘇州集》卷一《冰賦》中有「觀其劣足以凌一室」一句，明以後各本及《全唐文》「劣」均作「力」。盧文弨《群書拾補》卷九云：「宗本卷首載此篇，《賦索》卷三十有之，可據鈔入。惟觀其力足以凌一室，宗本、力作，劣當從之。劣，僅也，不當作力。」此活字本作「劣」，與宗本同。又《淮上喜會梁川故人詩》「何因北歸去」句，他本「北」作「不」，《致何水部二首》「夕漏起遙怨」句，他本「怨」作「恨」，宗本作「北」作「怨」，亦與此活字本同。又如《顧況集》中《棄婦詞》有「古人雖棄婦」一句，明刻本「雖」作「有」，而宗本、善本亦作「雖」，與此活字本同。

三、避諱及空格。如《岑嘉州集》中《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詩》，「匡」字避宋諱缺末筆。又《韋蘇州集》中《問恒惛》、《寄恒惛》、《偏入西齋院示釋子恒惛》以及《示從子河南尉恒惛詩》，「拙直余恒守」中之「恒」字，亦均避諱缺末筆。又如《劉

《隨州集》中有《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當節稅充百家俸錢》一詩，《四部叢刊》所收正德十二年刊本（《叢刊》編者認為此本係從宋紹興本出）「河南」下有雙行小字「卿名」兩字，乃避宋高宗趙構嫌名，不書「句」字。此活字本刪去「卿名」兩小字（此五十家唐人詩集除《唐玄宗皇帝集》《孟浩然集》《包佶集》等尚保存極少量雙行注文外，一律刪去注文），詩題遂不可通，但此正好顯示了它與宋本之間的某種關係。

此五十家唐人詩集凡遇空格之字，均以空格代替，除陳子昂、孟浩然等十餘家集無空格外，其餘各家自空一字至五十餘字不等，共空格四百餘字之多。以其空格之字與他本相校，亦可約略窺見各本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以《常建集》與宋本《常建詩集》及《全唐詩》本相校，其《張天師草堂》詩中「遂登仙子谷，因醉四生樽」兩句（據《全唐詩》本，此活字本與宋本「仙」「谷」「醉」三字均為空格。又如《韓君平集》，其《送中允典邵州》詩中「懷筆還揮王右軍」句（據《全唐詩》本，此活字本與席刻《唐詩百名家全集》本「王」字均為空格；《送王侍御赴江西兼寄李袁州》詩中「禮門前直事仙郎」句，此本與席刻本「仙」字亦同為空格；而《雍丘實明府》一詩中所缺之九字，則三本所缺之字數均同。又如《顧況集》，其《送李泌詩》缺末句五字，明刻本《顧華陽集》及《全唐詩》本亦均缺此五字。由此可見，此活字本中所缺各字，似均有舊本作為依據，而尚無明代後期刊書者任意添改原文的陋習。

四、附錄他人酬贈之作。古人編集，往往將他人有關於酬贈作品同時編入，如《王右丞集》之附入盧象昇、王維、崔興宗、裴迪等人作品，《韋江州集》之附入顧況、楊凌、丘丹、劉太真等人之作品等等。此五十家集亦間有附錄他人酬贈者，如《張九齡集》有《張丞相與余有老萊校理之舊又代余為荊州故有此贈襄陽刺史宗鼎》一詩，拈詩題及《唐詩紀事》卷二十二，此詩實為宗鼎贈九齡之作，故此下即緊接九齡《酬宗使君作詩一首》。

又如《韋蘇州集》有《奉同郭中使君郡齋雨寒集》一詩，實為顧況之作。嘉靖華雲利本《韋江州集》題上有「附錄」兩字，下具州民朝議郎行饒州司士參軍員外置同正員顧況二十字，連同詩文均為低一格刻印。此法字本於重編時刪削未盡，留此痕迹，但亦可證明此集所據確有舊本。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此五十家集所據雖多宗元舊本，但由於底本來源不一，因此其中也可能有不少根據的是明人所重編的本子。最明顯的如《戴叔倫集》，其集中《畫蟬》、《題天柱山圖》、《贈徐山人》、《寄司空曙》、《蘭溪棹歌》、《蘇溪亭》等諸詩，據《元詩選》、《劉朝詩集》、《歐明百家詩》、《明詩綜》等書，認為是元末明初朱鶴年及明初劉崧、汪廣洋等人的作品。因此在此肯定此五十家集的資料價值時，還應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如上所述，由於此五十家集印行時代較早，又多據宗元舊本，因此它的資料價值較高，有很多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如以《陳子昂集》與弘治本《陳伯玉文集》相校，此本較弘治本多出《魏氏園林人賦》一物得秋亭《萱草》一首；以《盧照鄰集》與明張氏刊本《幽憂子集》相校，此本較張利本多出《酬楊比部員外暮宿琴堂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一首；以《皇甫曾集》與明正嘉間刊本《皇甫曾詩集》相校，此本較明正嘉間刻本多出《送韓司直》、《送權暉》、《同杜相公對山僧》、《送王司直》等數首（此數首《全唐詩》亦未收）。以此五十家集與號稱搜羅完備的《全唐詩》相校，亦有超出其搜羅範圍以外者，如《王摩詰集》、《韋蘇州集》、《儲光羲集》、《楊炯集》等，即使兩者所收首數相等，其內容往往亦不一致，如《嚴武集》此本收詩六首，《全唐詩》亦收詩六首，但此本有《杜員外兄喪示詩因作此寄上》一首為《全唐詩》所無，而《全唐詩》中《題巴州光福寺楠木》一首則為此本所未收。由於唐詩在流傳過程中的情況比較複雜，往往同一首詩的著作權為多人所佔有（如上舉《皇甫曾詩集》中《送王司直》一詩又有收入皇甫冉及戴叔倫集者），又有作劉長卿詩者，因此在利用這部份材料時尚需作進一步

的具體分析。

至於個別字句的校補，則可供參考者更多。如明正嘉間刊本《皇甫冉詩集》之《彭祖井》詩，中有句云：「清口不共春池口。」張元濟先生曾以「活字本（非此銅活字本）」黃貫曾本、徐獻忠本、袁翼覆宗本、席氏唐百家本與之相較，云：「黃本、徐本、袁本，清下有「虛」字。活字本、池下有「竟」字。席本，竟作「競」。而此本即作「清虛不共春池竟」，兩字均不缺。又如《李嘉祐集》以之與席刻本《臺閣集》（翻宋建炎本）相較，席本有《常州華郎中見餞》一詩，此本「郎中」下有「汎舟」兩字（《全唐詩》同）。詩中又有「送客汎舟稀」之句，則題中似原當有「汎舟」兩字。又《送冷朝陽及弟歸》詩，此本作《送冷朝陽及弟歸江寧》。《送熱州》（目錄作《送韋法曹之任》）詩，此本作《送熱州韋法曹之任》，均可據以校補席刻本之不足。又如《韓君平集》以之與席刻《韓君平詩集》相較，其《贈別崔司直赴江東兼簡常州獨孤使君》一詩，席刻本空缺「同」字，其《送客水路歸陝》一詩，席刻本無「歸」字，亦均可據以校補。

當然，此五十家唐人詩集也存在着一般法字本所共有的缺點，特別由於校對不精，在文字內容方面出現了很多明顯的訛字。在集名、卷第、頁碼等編排方面，也存在着不少技術上的錯誤。但正如前面所說的那樣，由於它們所根據的底本有不少是出於宋、元舊槧，而某些舊本在今天已不可復見，因此，它本身所具有的资料價值就特別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北京圖書館天一閣、杭州大學圖書館所藏各本加以匯集，影印出版，為唐詩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份寶貴的材料，它將為繁榮我國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在批判繼承和清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工作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徐鵬 一九八二年五月

(二) 据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記載，慶曆中有布衣畢昇發明用膠泥刻字的活板印法。畢昇死後，他創製的這套膠泥活字為沈括的姪子輩所收藏。

(三) 上海圖書館藏有署名「培基」者於一九一五年以葉氏所云北宋膠泥活字印本對校的《韋蘇州集》，其所云行款、版式、收錄首數、排列次序及出校異文等等與此集所收《韋蘇州集》完全相同，因此本實為明銅活字本。

(三) 廣十二家唐詩中收錄《李義山詩集》六卷，但此集又名《中唐十二家詩集》，可能當時刻者是把李商隱作為中唐詩人看待的。

(四) 前七子中的何景明以及王廷相、康海等人至弘治十五年才考取進士。徐禎卿考取進士的時間更晚，已到了弘治末年（十八年）。《明史·徐禎卿傳》說他：「既登第，與李夢陽、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由此證明他加入「七子」行列的時間已在弘治末年以後。又王廷相曾在正德十三年為劉成德校刊《沈詹事集》、《三皇廟集》，並為之作序。正德十五年熊相刻本《岑嘉州集》用的是邊貢（前七子之一）藏本，後面有邊貢所寫的跋語。亦可證明正德年間是「七子」在社會上比較活躍的時期。

(五) 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閩元天寶遺事》條。

(六) 見《檀書隅錄》卷五《樂城集》條。

(七) 見《書林清話》卷八「明錫山華氏活字板」條。

(八) 以宋鼎詩誤為九齡詩，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已有此誤，當不自此活字本始。

* 近見陳尚君同志《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印行者考》一文，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今徐瞻西家印

目錄

唐太宗皇帝集	一
虞世南集	六
許敬宗集	八
王勃集	一一
楊炯集	一一
盧照鄰集	二七
駱賓王集	三七
李嶠集	五〇
杜審言集	六二
沈佺期集	六五
陳子昂集	七五
唐玄宗皇帝集	八三
張說之集	八七
蘇廷碩集	一〇六
張九齡集	一二二

孟浩然集	一二八
李頎集	一四四
孫逖集	一五三
王昌齡集	一五七
祖詠集	一六四
王摩詰集	一六七
高常侍集	一九二
崔曙集	二一二
崔顥集	二一三
儲光羲集	二一七
常建集	二三三
秦隱君集	二三七
嚴維集	二三九
李嘉祐集	二四二
岑嘉州集	二五〇
包何集	二七七
包佶集	二七八

皇甫冉集	二八〇
皇甫曾集	二九二
顧況集	二九五
嚴武集	三〇〇
卽士元集	三〇〇
戴叔倫集	三〇四
錢考功集	三一
劉隨州集	三三九
韓君平集	三七
耿湋集	三八
韋蘇州集	三八九
司空曙集	四二七
李端集	四三四
李益集	四四九
盧綸集	四五六
羊士諤集	四七六
武元衡集	四八一

權德輿集	四九二
------	-----

附杭州大學藏明銅活字
本唐人詩集目錄



唐太宗皇帝集

唐太宗皇帝集卷上

賦

感應賦 并序

余將問罪東夷言過洛邑聊因暇景散慮郊畿流眄城闕之間觀弱齡遊觀之所風雲如故卉木惟新少壯不留忽焉白首追思曩日緬成異世感時懷舊撫轡忘歸握管叙情賦之云爾

惟端康之餘隙屬凝陰於暮年時觀兵於九伐聊息駕於三川登臨原隰悵望郊廛覽綺紈之遊踐觀疇昔而依然地不改其城闕時無其風煙想飛蓋於河曲思解珮於芝田挾彈銅駝之右連鑣金谷之前薪指修其代謝丹墀俄而賀遷屬隨季之分崩遇中原之喪亂濯龍變為汙池平樂化為京觀天地兮厭黷人神兮憤惋遂收袂而電舉乃奮衣而雲翔據三秦兮鳳跄出九谷兮龍驤揮寶劍之虹彩迴彫戈於日光掃撻搶兮定六合廓

唐太宗皇帝集

氛沚兮靜八荒昔總戎於藩屏今拱已於巖廊管餘故柳壘有殘牆懷壯齡之慷慨撫虛躬而自傷觀世俗之飄忽鑒存亡於宇宙林何春而不花花非故年之秀水何日而不波波非昔年之溜豈獨人之易新故在物而難舊歲月運兮寒復暑日月流兮夜還晝信造化之常經孰聖賢之可救於是停輿郭郭極眺山川信茲都之壯麗乃卜宅於姬年興亡兮代襲隆替兮相沿惟在德而為固寔棄道而難全仰煙霞兮思子晉俯浩汗兮想張騫歎高蹤之靡覩嘉今譽之空傳聊憑軾而靜慮懷古今而悵焉况復氣結隆冬歲窮餘律對落景之蒼茫聽寒風之蕭瑟雲散葉而無蒂雪凝花而不實霧嶺斷兮疑連煙林疎兮似密節物同於前載歡憂殊於曩日扣沉思而多端寄翰墨而何述

臨層臺賦

惟萬機之暇景屏千慮於巖廊玄英移其暮節白日黯其斜光鬱金階兮起露碧玉宇兮流霜延複道於阿閣啓重門於建章爾乃崇基迴構危簷間出暑終冬臺寒濃夏室望雕軒之拱漢觀鏤檻之擎日柱引桂而圓虛芬舒運而倒寶霞觀近兮紅逼煙樓遙兮翠密念作者兮為勞愧居之而有逸於是慨然自思情懷不怡雖移新之建址實從故而裁基鑒前王之御世亦因機而化之換卑官於穴處改巢樹於茅茨何燥濕之殊致乃澆淳之

換時有前前之屢改無後後之相師只若阿房初制窮八荒之巧藝甘泉始成極三秦之壯麗工靡日而不勞役無時而暫憇加以長城亘地絕脉遐荒豐障峙漢層簷映廊反是中華之弊翻資北狄之強烽纔煙而已備河欲凍而先防玉帛殫於帑藏黎庶殫於風霜噴胡塵於渭水騰朔馬於漁陽罄有限之賦歛給無厭之豺狼既陵轢於千古乃虔思於百王屬虛躬之慕武登皇圖而御宇弘三策於廟堂變千機於狂虜頓王綱於沙漠製雲羅於海浦移種落於凶渠卷毳帳掃窮窟門無闕於地軸戶不閉於天樞肆黎元於耕鑿一文軌於車書循今蹤兮覽前跡俯層城兮臨太液鑑高深之外固蕩心神而內益有土木之二勞非干戈之兩役雖復重基數似異細柳之初營疊岬盈文開上林而散兵彼露臺之一儉乃延德於蒼生此崇基之暫泰方起謗於黎甿利懷小而亡大害棄重而思輕是猶蜀侯之貪金喪其國於岷峨智伯之縱辯迷自濯於洪波鑒損益而為寡殊禍福而成多故庸愚之常志豈賢達之殊智至若膏雨雲飛八紘廣被信觸類而流澤非有求於報施故為而不自務者亦成功之大義愛而不知感者乃悖德之深累澄遣心慮坐怡情抱一德是珍萬物非寶不避辱於真惡豈求榮於偽好既同德而同心共流芳於王道

小池賦

若夫素秋開律碧沼凝光引涇渭之餘潤紫
咫尺之方塘竹分叢而合響草異色而同芳
徘徊躑躅淹留自足覺風紋兮連復連折迴
流兮曲復曲映垂蘭而轉翠飄輕苔而動綠
牽狹鏡兮數尋汎芥舟而已沉湧菱花於岸
腹旁連影於波心減微涓而頓淺足一滴而
還深于時景落日濱霧黯踈筠舒卷澄霞彩
高低碎月輪露宿鳥之全翮隱遊魚之半鱗
岸隨年而或故流與日而終新雖有慙於溟
渤亦足瑩乎心神

五言雜詩

賦秋日懸清光賜房玄齡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參差麗雙闕照曜
滿重闌仙馭隨輪轉靈鳥帶影飛臨波無定
彩隙有圓暉還當葵藿志傾葉自相依

賦得白日半西山

紅輪不暫駐鳥飛豈復停岑霞漸漸落溪陰
寸寸生藿葉隨光轉葵心逐照傾晚煙含樹
色棲鳥雜流聲

遼城望月

玄兔月初明澄輝照遼碣映雲光暫隱隔樹
花如綴魄滿桂枝圓輪虧鏡影缺臨城却影
散帶暈重圍結駐蹕俯九都停觀妖氛滅

詠雨

和氣吹綠野梅雨灑芳田細流添舊澗宿霧
足朝煙鴈濕行無次花沾色更鮮對此欣登
歲披襟弄五絃

望雲

秋雲宵徧嶺素雪曉凝華入牖千重碎迎風
一半斜不粧空散粉無樹獨飄花紫空慙夕
照破彩謝晨霞

初晴落景

晚霞聊自怡初晴彌可喜日光百花色風動
千株翠池魚躍不同園鳥聲還異寄言博通
者知千物外志

詠風

蕭條起關塞搖颺下蓬瀛拂林花亂彩響谷
鳥分聲披雲羅影散泛水織文生勞歌大風
曲威加四海清

首春

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初風飄帶柳曉雪
間花梅碧林青舊竹綠沼翠新苔芝田初厲
去綺樹巧鶯來

月晦

晦魄移中律凝暄起腹城罩雲朝蓋上穿露
曉珠呈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披衿歡眺
望極目暢春情

初夏

一朝春夏改隔夜鳥花遷陰陽深淺葉曉夕
重輕煙暝鶯猶響殿橫絲正網天珮高蘭影
接綬細草文連碧鱗驚棹側玄燕舞簷前何
必汾陽處始復有山泉

賦得夏首啓節

北闕三春晚南榮九夏初黃鶯弄漸變翠林

花落餘瀑流還響石猿啼自應虛早荷向心
卷長楊就影舒此時歡不及調軫坐相於

度秋

夏律昨晷灰秋箭今移晷峨眉岫初出洞庭
波暫起桂白發幽巖菊黃開潮渌運流方可
嘆含毫屬微理

秋日二首

爽氣澄蘭沼秋風動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
一叢金日岫高低影雲空照綴陰蓬瀛不可
望泉石且娛心
菊散金風起荷疎玉露圓將秋數行鴈離夏
幾林蟬雲凝愁半嶺霞碎嶺高天還似成都
望直見蛾眉前

秋夜翠微宮

秋光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疎一蓋缺樹冷
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叢懷懷俗塵
外高眺白雲中

守歲

暮景叙芳嚴年華麗綺宮寒辭去冬雪暖帶
入春風階馥舒梅素盤卷花燭紅共懼新故
歲迎送一宵中

除夜

歲陰窮暮紀獻節啓新芳冬盡今宵促年開
明日長永消出鏡水梅散入風香對此歡終
宴傾壺待曙光

望終南山

重巖俯渭水碧嶂插遙天出紅扶嶺日入翠